



太平御覽第七百二十九

方術部十

相上

左傳文上曰王使內史叔服來晉晉公孫敖謀其能相入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又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合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默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一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記曰秦王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絳準長目鷲啄鳥鷹豺聲少思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

又曰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爲箕箒妾呂公女乃呂后也

又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甫

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

所以貴乃由此男相魯元亦皆貴

又曰薄姬母媼之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薄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約曰先貴無相忘而管趙先幸漢王漢王

坐河南城臯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漢王問其故以

實告漢王心憐薄姬召一幸生代

正郎漢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

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二

路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貞將軍

矣簡子曰其毋賤翟嬖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

賤必貴乎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簡子乃

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恒

山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

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太子伯

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又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

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眠瞻不轉小頭銳上斷敢行也瞳

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眠瞻不轉者執志疆也

眠瞻如視古真

用通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勢而愛士知難而忍

恥與之野戰則恐不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於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克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如何唐舉熟視而笑曰先坐蝟鼻如虫也巨有

魍魎蹙鬪膝擧兩脚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

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矣蔡澤笑謝而去謂其

御者曰吾將飯梁鬻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

腰揖讓人生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歲

又曰英布少遇相者曰當鯨而後王布被刑欣然果爲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貴通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三

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

出徵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殺盡沒其家一簪不得著

身遂寄死人家

又曰徐侯周夫爲河間太守時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侯

七八歲爲將相貴重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負指

其目有騰蛇入口此餓死法也

又曰韋賢爲吏至大鴻臚有工相之至丞相有男四人使

相之至第二子元成相工目此子貴當封侯竟爲丞相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

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上至甘泉宮室有一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

封侯

漢書曰上立劉濞於沛爲吳王王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李陵爲匈奴所圍上意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吏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聞蔡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四

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又曰黃霸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貴不然相書不可用矣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娶爲妻與之終身後爲丞相

後漢書曰世祖以朱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之於中祐侍謙從容曰長安劉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債可得貴乎淵曰公勿然也張濟就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垂宏宏後爲解犢侯旣去南陽桓帝崩迎解犢侯爲天子是爲靈帝濟爲司空也

又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其母嘗使善相者看后
曰此女必將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養他子得力兒
當踰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竇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蠡之魯孫也父勲

尙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旣廢壞數從

相公問息耗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兒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

容貌

又曰和熹鄧后傳曰幼時嘗有相者蘇大見后大驚曰此
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又曰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王於
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五

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慎聘納祥

求淑哲

東觀漢記曰班超行詣相者相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

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鸞領虎頭飛而食

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班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郤之子固相壯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之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魏志曰管輅族兄李國居在升丘輅往之與二客會客法

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耳目之間同有凶氣黑變俱

起雙魂無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後十數

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死

又曰鍾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水於努力慎之行未十里渡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是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又曰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潁川荀修鍾繇相與親善修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女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唯當嫁卿阿鷺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歿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鷺使得好處焉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耶

又曰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朱建平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六

當小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謂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若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宐善防之後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因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盛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半卒應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并急遊田里飲晏自娛過期一年而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座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姊指后曰此貴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一少孤一父素與劉焉有舊焉有異志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可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又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當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又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漢末入蜀知益州從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七

張俗善相芝往從之裕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吳志曰漢以孫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遠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晉書曰裴秀傳曰文帝未定嗣而屬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有人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文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梁武帝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天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

羊祜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輩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晉書曰王覽祥之弟也初有佩刀公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覽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又曰羊祜少喪父遊汝水之濱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滿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失莫知其所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八

又羊祜傳曰祜幼時有善相墓者言祜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又曰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張華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僕察之金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言吾者年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室劔佩之斯言豈効歟

又曰梁檀憑之嘗有善相者晉陵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空深藏以避之不可出及桓立將皇輔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劉裕各領一隊而

戰軍敗爲數軍所害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素貧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果如言

又曰王彌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倪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晉中興書曰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珪曰君位當上必爲入用都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九

九



太平御覽第七百二十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方術部十一

大相中

宋書高帝紀曰晉陸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將吏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于是用焉

又曰初桓玄篡位遷晉帝於潯陽桓循入朝高祖從王建平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得賭甚厚玄妻劉氏尙書令軌之女也聰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一

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覽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來裕莫可待關隴平定後議之

又曰柳元景少時貧苦嘗至下都值大雨雷曰暮寒甚頗有羸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以爲幸甚豈望富貴老父後曰當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會諸軍主樗蒲官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謂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孫嚴未書曰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達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相者曰骨法如此若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荆郢不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州

又曰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內嘗暮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齊書曰太祖初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閑雅有知人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二

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比部六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嘗過之耳

又曰張欣泰少時有人相當得三公而年纔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爲刺史年五十卒

又曰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之鑒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餉梁武謂曰卿必大當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遺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

七萬

又曰明帝體上有赤痣常秘不言旣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軌曰公日月在軀上日皆謂此是日

月相卿幸無泄軌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軀當言於諸卿上大悅

梁書曰梁武帝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盧江河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遷隋王鎮西諮議叅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各氏忽然不見

又曰梁武帝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禪謂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又曰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大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三

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生上見曰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隋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固侯南竟州刺史

後魏書曰李訢字元盛訢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月于朕之子孫矣因識盼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杜超之死也世

祖親哭三日詠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又曰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嘗從相者唐文相曰君額上黑子入憤位當方伯封公及爲上谷太守文以百姓禮拜謁文曰明公憶疇昔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知得爲州人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人咸謂不然及瓊得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三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又曰盧淵出鎮關右詔燕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不皆如此盧耶雖位不副實然得聲甚盛望踰公輔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四

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爲魏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東至年原賣與桂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也勒曰若如公言不敢背德忽然不見

又曰張秀字伯文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莫妄言族吾父子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德拜范陽王建元年卽帝位

又前涼錄曰氾瑗與同郡陳相宗配遇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氾瑗腹有逆風當兵死無後

魏齊書曰房豹遷侍御史王思敬入據潁州隨慕容紹宗出討乃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檻中浴并自投于水中冀以厭當之豹謂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公若實有災厄非禳所免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于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太平御覽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保元吉未幾而紹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顯時幼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長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此僧莫知所在後累遷特進驃騎大將軍

又曰尉瑾爲聘梁使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昭謂人曰此公爲宰相後不過三年當厄昭後爲陳後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復爲人曰二年當死如果焉

又曰盧潛陷陳時李駒駮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死頭面何可託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曰吾汝夢以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

皆如其言既而嘆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滿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死歸葬

又曰遼西長太原龐倉鷹俱有先知之監長爲魏懷朔領將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托興和中啟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祿初兼南中郎將倉鷹交游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容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倉鷹數見廬上赤氣屬天倉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相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三國典畧曰高澄嗣渤海王朝於鄴時有吳上目盲妙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六

於聲相王使試之聞劉桃桃枚之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於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之王聲崔進私稱之謬亦有國主也我家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又曰齊文宣字進神武第二子也婁太后初孕文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旣生數月后乃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文宣忽應曰得活故名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及長黑色大額兌下鱗身重疎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恚愚智時人不測乎爲阿禿師婁后見其諸子歷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又曰梁宣豐侯修叅軍陳冕善相人修因法舍將冕自隨

令相簡文有天下否冕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
遇苦非但王畿覺侵兼恐不得善終

又曰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潛視
齊王儒曰有人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
一寸之眼大將君臉薄顧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竊視
王於道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垂洟者垂洟者謂太原公
洋也

又曰齊高歸彥嘗令皇甫玉相貌玉曰公位極人臣必可
反歸彥曰我何爲須反王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玉軌以隋公楊堅相表殊異因人侍讎揚醉撥去
堅帽言曰是何物頭額帝圍之雖大而却無所主也皇甫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三十

七

后見堅又舉手自拍其額帝謂堅曰皇后道公額也帝乃
密使來和相堅和說對曰堅相貌是守節忠臣宜作總管
大將作總則能靜淵一方大將則能全軍破敵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
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卽位召拜淑儀

又曰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
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鬚髯
稍損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城爲流矢所中眇其目相者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

後還鄉里與陳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以功進位司空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長至委地垂

手過膝皆有畏子宛轉者龍盤之形而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又曰孝閔帝覺太寧第三子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者史元華見帝退所謂親曰此公子有至責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稍之耳

隋書曰高祖生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自來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八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八

又曰高祖在周明帝卽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照視之照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旣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誅大殺而後定善記鄙言也又曰韋鼎仕梁爲大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大老夫當委質願身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又曰雁冕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宮歸京師冕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冕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圓籙九五之曰希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一雄雌鳴庭高祖命冕射之曰中則有當然富貴之曰

特以爲驗。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來和好相術。高祖徵時詣和。和待人去。和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上和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三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愧。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若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諸臣曰：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囑。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又曰：帝在藩時。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山王眉。雙骨隆起。貴不

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

又曰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事漢王高祖奇其壯使祖而觀之曰卿有表當位極人臣

又曰帝嘗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又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舉等以示韋鼎鼎曰楊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術日位由我耳遂以主降

又曰來和善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五四當大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

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年月爲四五大官擲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千卷

北史曰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游逢一老人鬚眉皎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至如忠孝之道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令師從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又曰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貴當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文

又曰隋齊王陳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臣一女外大皆不得知陰引喬合則於弟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

指妃曰此產子當為皇后貴不可言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終

吳興陳杰分校

方術部十三

相下

唐書曰高祖生長安紫氣充庭神光照室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痣如龍初有善相者史良言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史良復遇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頓異昔時忽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又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寶弘農華陰人也性寬厚如愚而內敏任隋歷通事舍人滄州長史煬帝時徵爲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亟相往來情契愈昵弘道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一

善相因言曰公天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宏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宏道曰倘言有驗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宏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賜盆金盆高祖大悅

又曰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門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兒後必由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而不知所在高祖以爲神因採濟世安民之義遂以名焉

又曰乙弗宏禮具州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宏禮

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
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宏禮統攝
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宏禮曰卿昔相
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
宏禮逡巡不敢荅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
禮曰臣本觀書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
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
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當坐事沒爲奴貞觀
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宏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
何以知之宏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
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宏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

自腰已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又曰袁天綱成都人也尤工相術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
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
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
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
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土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二
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
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
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
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夫
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

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當卽得
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
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
夫檢校吏部尙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
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
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
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
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
時之言然目氣赤脈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
多殺人願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
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呬光澤

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來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
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
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
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
絕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
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曰若是女
後當爲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
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今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
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
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

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亦命門色黯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復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四月而卒

又曰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相當位降台輔年將九十後如其言

又曰張憬藏許州長杜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四

詹事蔣儼年少時常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二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卽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往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及妻子與之告別云當死俄而有敕許令致仁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常與鄉人靖思賢各賫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

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海東效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

懽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懽藏相人之妙。皆類此。竟不仕以壽終。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比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末途屯墮。高晚達而最爲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又曰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五

郎中知河西。爾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卽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裴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矣。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州日亦不能久。此問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旣潼關失守。玄

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來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

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

怖卽得誣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史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誣再發幾中誣而誣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誣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私舍人卽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卽是吏部郎中及尅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聾自以晦後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劔南節度使有進止合將行後梁鳳病卒

後周史曰周立豹者本鄴人少爲俗其師有知人之鑑從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六

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秘旨旣長還歸俗廬程寄褐嘗遊於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程登庸於鄴

下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皆死者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鯁亮直有大丈夫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爲人長

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
兄回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詐得罪

金樓子曰宣脩容善許員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
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尙康勝或以爲不然曰行步
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靖惠王薨
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

荀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舉相人也狀
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
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無害爲
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

荀子曰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
相之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鳴梟者食
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爲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
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論衡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
是以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
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
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
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
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

也荀子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風雷之災宋景有
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榮之應邪文之延期之
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無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方術部十三

占候

周禮春官宗伯下曰眡禋掌十輝之法以觀祿祥辯吉凶

一曰禋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闡六曰瞽七曰彌八

曰敘九曰濟十日想

袞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謂日旁氣四面反卿如輝執也監雲

氣臨日也闡日月食也瞽日月旁骨無光也彌者白氣彌

天也敘者雲有次字如山在日上也濟升氣也想輝光也

立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次日也冠監組也

彌氣冠日也濟虬也詩曰濟於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

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辨其事

左傳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備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二

一

又襄二十八年曰春無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飢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昔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

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禱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

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

又曰子蟻之卒也故堊公孫揮與禱竈晨會事焉過伯友

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且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娶訾之口其明

年乃及降婁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將曰去衛地也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授其魯將上卿夫也昔有又曰有星出於妾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吳是以譏之

又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視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必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

之占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爵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從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亾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龜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日令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沃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克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賊龔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曰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遂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駟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三

又曰楊由字展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椽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廉桑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由嘗從人餘救御者曰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尙杜中未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

又曰公沙穆遷宏農令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宏農人獨得免害

又曰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

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姓名嘗告守津吏曰當知諸生二人荷擔問醫舍處者幸爲告之後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白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津吏趨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嘆服乃還卒業醫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晉書曰戴洋善方術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洋官

又曰卿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四

颺果爲徐兪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不行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救得出康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昔越王荆三月甲辰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昔遜媚實懷怨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元宮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情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晉殃故事耶及從之咸和元年祖約南行路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火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津曰丹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允當有

下及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昔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迫賊退昔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征西將軍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止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林陶公亦涉八年二月十五日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在

隋書曰庾季才初仕梁元帝頗明星歷因共仰觀從容謂

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二

五

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峽整旆旋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高祖爲丞

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

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急察竊於人事卜之

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士乎高祖

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如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

彩五十疋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

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清氣如樓闕見於國城

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能無雲而雨皇王不

能無氣而立於今至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

各之天正謂位之二八之門日在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

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數初甲子九數又九七爲文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曰以二月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初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還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具而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屈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后信有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二

六

天道矣

又曰盧太翼善歷數其后日有以手模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鑿輿不及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崩謂皇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唐書曰桑道茂者大歷中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榮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閭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坐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

道茂已卒命祭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二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吳興沈宸分校

方術部十四

占星

占風

占雨

望氣

占星

漢書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也漢王入關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及帝卽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之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乃備安車立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常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三一

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又曰李邵字孟郎漢中南鄭人也父頴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俗使人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舍時夏久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驚相對視曰不聞也問邵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被袁紹於官渡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

分遠東殷馘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
也

晉書曰戴洋善占候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
入南斗八月暴水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水
作亂水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
言泰寧二年正月有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應當壽陽及
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
法先起者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
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
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二

遂任壽陽洋又謂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
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浦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
賊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守陶侃
留之往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
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
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潢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
逆行鈎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故夷俗置矢弓以射之
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宏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
今年宮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

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郢之分歲鎮所
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亢魚角

亢如之分歲移入房太白爲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北其死會官若應取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而薨

又曰祖逖將城武牢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闞問
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
分

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逖亦見星曰爲
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我卒于雍上
又載記曰符堅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
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
亡明年必平蜀漢堅大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三

又曰符堅以弟融爲鎮東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融將
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蝠少子其憂之比
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蝠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
前殿魏延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寺不見
后妃移動之象堅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
星官

後魏書曰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鐵於醉
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書紙作字以記其異

又曰姚興死之前歲大中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
三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訛言之妖
而后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碩儒十數人令與史

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桑其至卽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襄死二子交兵二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書曰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歷數及卜相之術則天時爲監察御史稍遷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四

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井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士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如此又曰尙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土諸侯太史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尅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據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

又曰元和八年熒惑犯太微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治輕未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

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
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楊益至吉甫
耳入元衡亦還吉甫生日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後漢書曰郎顛上書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
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晏私之樂

又曰任文公邑郡閩中人也父文孫書曉天官風星祕要
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越嵩太守欲反刺史
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五
時晨風卒至文公遽起曰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
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日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
得免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
求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人不寧南
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得今當卽罪而君且有
賀耶南曰旦有善風明日申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
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
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早航馬腕足是以
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
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女便上堂

復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代傳術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王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宗郎爲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叅候果如其言諸公聞其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包懸印綬於是懸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吳志曰孫權征黃祖軍行及潯陽吳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卽至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祖至五更果得之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荆梁在譙比乘德伐荆賊必破亡及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瑜拜賀今往同故必知尅約從之果平梁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六

北齊書曰權會明風角立象會合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入至何意中亭遂命使人詣其處追尋果如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象以辯吉凶

占雨

後漢書曰任又公爲侍中從事昔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預爲其備

刺史不聽文公獨備大船百姓惑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
旱烈文公急促載使百刺史笑之日將中大北雲起須臾
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
又曰高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郡境大旱太守
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府當自北
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又曰楊統善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鼓城令一州大旱
統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卽澍
雨

望氣

史記曰漢文十五年夏四月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七

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漢書曰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
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

又曰孝武鈎弋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
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召之旣至女兩手皆拳
上自披之手卽時中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屈
鈎弋宮生昭帝

又曰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雖在襁
褁猶坐收繫郡獄而郿吉爲廷尉監憐之無辜使女徒更
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

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夜至郡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賴吉得全

後漢書曰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有火赫然屬天頓不見

晉書曰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巡狩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壘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歷數猶爲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應之在此矣

又曰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八

又曰陳訓字元道歷陽人也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曉尤善風角孫浩以爲奉晝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清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能望氣不遠湖之開塞退而告人曰青蓋入洛將有輿褓衝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及陳敏作亂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攻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果參軍衝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拔之令將士

改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故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氣

後周書曰蔣昇字鳳起少善天文立象之學太祖推信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收澤皆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

隋書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至德初鼎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三

九

羣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陳武帝在南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常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嬖滿於宛巨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從國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辨意聞一言大喜因而定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終

吳興沈宸分校

方術部十五

巫上

說文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舞降神也象人兩褒無形與工同意

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糞則帥巫而造巫恒凡喪事掌巫降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術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早暎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則凡邦之大糞歌哭而請禮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以所異於生也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襲之公依魯人曰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四

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桃茢荆人悔之巫服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又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猶已

也巫主甚接神亦視天哀而雨之

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周禮曰女巫旱暵則舞雩

傳曰晉侯改葬其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

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不祀無乃

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

日新城西扁將有巫者而見我乎許之遂不見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商商似范巫之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

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

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泂漢沂江將

入郢王在渚宮上見之懼而舜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

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公尹又與子家謀殺穆

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

又曰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投曰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堂又壞戶公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四

覺召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矣六月丙午

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

食張如廁陷而卒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逞獻

子許諾晉伐齊

又曰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燧公患之穆叔曰祝殯而燧則

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殯前黍稷楚人勿禁旣而悔之

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史記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往到鄴會問長老民之

疾苦長老云苦於河伯娶婦以故貧窮問其故對曰鄴三
老廷椽常歲歛百姓取其錢數百萬用其三二十萬爲河
伯娶婦與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持其巫行視小家女好
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賚取洗沐爲治新繪綺縠之衣閒
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帳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
飲食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視爲河
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貧困
所從來久遠矣民俗語巫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
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正與三老曰祝父者送女
河上幸來告語之吾欲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女子豪長父老皆會與人民觀之者三千人
其巫子老女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繪單衣立
大巫旁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
來至豹前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老不好煩
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卒共抱女
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趨之復投一
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女也不能白事
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聲折嚮河
神立侍良久張老吏旁觀者皆爲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
三老不來還柰之何復使廷掾與豪一人長趨之皆叩頭

且破額血流地色若死灰西門豹曰諸且畱待之須臾豹曰廷掾不起矣河伯留之巫也皆罷去歸鄴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又曰武帝時游水人發根言上都有巫病鬼而下之上石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無憂病於是病愈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屋必用勝服之於是作建昌宮度爲千門萬戶

又曰起巫立越祠而以鷄曰千上信之

又曰孝武帝天漢二年秋上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非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四

也

後漢書曰樊崇等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賊有咲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賊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河帝城而無稱號名爲郡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仗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父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

立盆子爲帝自號爲建世元年

又曰許陽字偉君汝南平與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秋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陽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邪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衣託鬼神者許怖遇人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人初頗恐懼或呪卽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絕百姓以安

又曰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白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四 五 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巫醫皆言當族滅而不顧及子訢孫恭三性廷尉爲法名家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人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氏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繫下神祭文丁符劾厭勝之具無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

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爲大司在三公之右催自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東觀漢記曰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德超至禮意甚疎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吳志曰景帝有疾求視鬼者得一人景帝欲殺試之乃取白鵝而埋之於中架小屋施床機以婦人紙履服物着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形狀者卽信當厚賜加賞矣竟曰盡夕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者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俟其直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景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閉以絲竹丹珠乃大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火電齊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開病疾得瘳大小以爲喜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云多

談鬼笑飛觴桃科酬酢翩繞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又曰武悼楊后既爲賈后所幽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
必計寃生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李文矩也
王熒陽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睦
暢卒至城東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許降於暢暢大饗渠
帥人皆醉飽知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已矩令
郭誦禱鄭子產曰君昔相鄭惡烏不鳴匈胡莫如何得過
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殺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

又載記曰石虎太子遂保母劉芝初以下術進記券遂有
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北門封芝爲宜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四 七

城君

又曰李雄母羅氏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
父司空趙肅諫之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
蓬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
子罵曰爾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
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我以訴
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曰與陰山公主及六宮綵女所
數百人隨郡巫捕鬼屏除侍衛帝息自附之

又曰王僧綽豫叅朝政兄徵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
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泄上先召僧綽去其言

之

又曰明帝選王儉尙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嬌毋
武康主因太盞初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入
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齊書曰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王氏禱祝急求天位及文
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姿宋氏已來人間有
楊姿見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病又命机民日夜祈禱

又曰明帝身有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
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宮水溝左右啟大官無
此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遂寢

又曰東皆侯偏信禱侯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尙
太平御覽

詐云見神動輒諮啟並云降福遂加位國朱又爲靈帝車
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曰有十數巫師魔媪迎送
紛紜光尙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尙曰君是天子要人當
思百全計光尙曰至尊不可諫止常託神鬼以達意耳後
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尙光尙曰先帝大瞑不許數
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尙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胡帝形
比而斬之

又曰諸暨東洊里屠氏女朱有痼病疾親戚相棄鄉里不
容女移父母遠而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
親營殯葬負土城墳忽空中有聲云汝性可山重人欲
相服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逐

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蚋毒者女誠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病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又曰武陵王畢爲祠部尙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常處方岳焉

又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笑後果封使給鼓吹

又曰袁君政字世忠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帥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政在郡小疾主簿熊丘薦之師云須病者衣爲信命君政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禮云神將送與北斗君政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君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梁書曰沈約病夢齊和帝劔斷其舌令巫視之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前代之事不由己出

又曰元帝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

又曰蔡遵爲臨海太守有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貼輿同里正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吳氏妻覩婢吳持約不還元孫訴遵判神本主吳能爲巫出入遵內以金釧賂遵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搥登聞鼓訟之爲直司劾時博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

又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

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祇巫欺惑百姓遠近
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折風俗遂改

後魏書曰郭祚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
巫許相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
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博士累遷黃門侍郎

又曰定洲流人解思安其兄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
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墓頗類思安見
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
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害經州訟之
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歎引獄將決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
二人非州內識者僞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往僕在此州去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四

十

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
由緒乃云是流兵避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
求稱有兄慶賓今住揚洲相國城內更姓除名脫矜愍爲
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才當不愛惜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告便指此意君欲
見願九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
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
逃亡何故妄認他屍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巫數日
之間思安亦爲人糺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微
情審皆此類也

三國典畧曰初齊神武之克鄴城於兆工臺建立袖文蓋

布衣時所袖也每祠之日唯與巫潘媪父數人行事親自
宰割外無見者至是齊主焚除此廟并擲巫於火令燒殺
之

又曰齊高緯夜夢黑衣貴人相送驅逐乃向之拜者巫烏
大以厭之又於芳林園自著破衣裳爲窮兒入市躬自交
易焉築西鄙諸城爲羗兵鼓譟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
縛親卒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
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又曰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蓮莖花爲人面着鮮卑帽妻盡
魘麗寤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已巫曰此是五
道將軍入宅者不祥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四

十一

又曰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
武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首
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季長宅東有苦竹町以景首
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脛
入宅去來云入長大懼設齋迎佛有數萬鳥自江津飛噪
集其家焉

北史曰齊瑯琊王儼之未獲罪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
季龍時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圮城失
主不從破至弟一級得白蛇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又曰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雷光
奪白驟雨霑灑寤而驚遂有娠期年而不產大懼有巫

曰渡河滿裙裙產之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生可從而南秦毋從之俄而生秦

隋書曰衛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繫榮宗榮宗走而下死其日爽薨

又曰李景爲代州總管先是府內井中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死至死者數萬焉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戰士卒皆勸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言以惑之衆皆請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方術部十六

巫下 厭蠱

唐書曰舉寇幽居之地太宗惡之劉文靜殷開山與舉戰于齊高墟城西郝瑗勸舉乘勝直指長安舉臨發而遇疾召巫祝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

又曰劉文靜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怨言拔刀斫柱曰會當斬裴寂頭耳家中妖怪數見火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宮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死上變高祖以之屬吏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一

又曰武后將如洛陽至閩鄉縣界倚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害聞聖駕今至故來哀告后敕去墓五里不得採樵又曰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媪乘駟行郡縣爲厭勝之術有祓人王璵遂以左道爲相代宗亦爲言之凡所修築動牽禁忌而奸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內集衆上編刺珠繡爲御衣既成而焚之爲禳法除且無虛月又曰永和中迴紇百領羅達于等率其衆詣涇陽請降郭子儀許之因去甲冑與之相見子儀旣而先執杯合胡祿

都督請呪子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萬歲兩國將相亦萬萬歲若起負心爲背盟約者身死陣前

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卽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鬪見一大人卽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鬪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

又曰朔方先封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回紇合兵於涇州靈臺縣西共破吐蕃等十萬餘衆初白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氈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二

又曰大歷九年七月久旱是日澍雨豐霈初京兆尹黎幹以旱故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更舞觀者駭笑

又曰房儒復故太尉瑄之孽子年二十淮南陳少由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身過三十必爲宰相

又曰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以久政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詞甚切至上難違之故自司空而授僕射

又曰田仁會爲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佑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病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無又立發躬自閱罰畧無寬者京賊貴賤咸畏憚之出有

要巫蔡娘子以鬼道惑眾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上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不可容也竟依仁會所奏

又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惟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誰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月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接方志前代各臣覽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餘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又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比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三

俗無與言者禹錫在朗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舞鼓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之皆棄列子之不而心醉歸

又曰小巫見大巫拔第而棄此其所終身弗如也

淮南子曰鄭之神巫相胡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胡子胡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胡子視之死生亦齊

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

至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平而不似悲也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焉仲曰願君遠易無堅刁常之巫公子啟方公曰常之巫能審於死生子何猶疑耶仲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不守其本而侍晉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及公病常之巫曰公以某日薨易牙等作亂公嘆曰死若有知何面目以見仲父蒙面而死

山海經曰火龍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眠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緬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樂爰在

國語曰古者民神之不能雜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以能齊肅忠正其智能上下皆義其巫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四

光照其聰達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又曰厲王虛國人謗王厲王散之孫皆孫夷王之子邵公告曰不堪命

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則殺之巫講主國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收言

離騷曰欲從靈芬之告占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多降兮懷

椒脂而要之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繡史中丞三千石諫

議臣博士皆言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而獨不

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為國害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

巫蠱之事不知朔之所終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儻壇前

吳人來攻其國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異苑曰曹娥父能弦歌爲巫五月五日於西江沂浮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七日遂投江求之而死

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布言曰可用耳取便書中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乃知爲呂布也

又曰大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永符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語人云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邦之西北大郡僵尸橫路昔汝南周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五 五

叔道罷臨海令權停家直云周令今去冥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應有異異者事彰也後十餘日大石夜頽落百丈碎磕若雷吏楷爲臨海太守過詣周設饌作伎至夜更還航中天曉庚自披屏風呼叔道何痴不起左右撫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人

又曰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道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路人也過禮舍門前土地神門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戶皆懸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然餘食設樂不可言禮文章名已至

大山門而又身不到推入土地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
卽問吏言道人卽以付之於是遣神卽錄取禮觀未遍見
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
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
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惑殺牛犢猪羊雞
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便牽著熬所見一物狗頭人
身捉鐵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死一宿二
日府君門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算
八年乃命將錄求牛頭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命
還卿歸統異餘竿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爲巫
師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六

江氏家傳曰江統爲太子洗馬諫愍懷太子曰臣聞士者
民之主用播殖築宮室建都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
禁祀犯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巫言師乃禁入地三尺
有四時方面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繕治壇垣動移
屋瓦臣等以爲此連典義不可爲永制

兩京記曰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
高宗使巫祝爲門奴問其所鬼云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
於此門奴曰案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墓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隨坐病死天子於此墓我漢書
自遺誤耳門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
幸甚天子歛我玉魚一雙幸勿之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槨

又曰尙書曰左司郎廳事後有古冢高宗武治間郎中屢有暴死者聖歷中有巫者見尙書郎鄭默冢發之得銘誌符驗棺槨上在并有凡木雜器鄭氏子孫相率改葬

厭蠱

史記曰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言曰疾祟在巫蠱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木偶至遂掘得蠱於太子宮得桐木太子懼不能自明充收自臨斬之

宋書曰文帝時使宮內皆蠶欲以譏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汲入煖宮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自公主嚴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降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如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七

王濬佞倖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舍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巫蠱刻玉爲七形象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以巫蠱事劭以吳興補隊後東陽王薨鸚鵡嫁吳興沈懷遠爲妾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吳興私通吐泄請劭殺之劭密遣入害吳興旣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吳興旣慮將見及乃以白上

上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
理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
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目
隨或出止親人張晥家後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
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張晥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
內似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
驚恠劭殺逆後李武平亂不見傳國璽問劭天在嚴道育
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
尸揚灰于江

梁書曰蕭紀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方士伯
人於長州苑板土畫紀形像親下鐵符釘于支體以厭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八

之

陳書曰後主陰令人告長沙王叔堅厭魅刻木偶人衣以
道士衣施旣開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呪詛於上又
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內於西省後赦之
免所居官

北齊書曰太子初立懼母弘德夫人穆氏爲后大赦國內
初斛律后之廢也陸合萱欲以穆氏代之祖班請立胡昭
儀爲后胡太后亦卑辭厚禮以求合萱以胡氏寵幸方睦
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氏每私謂齊主云豈有
男爲太子而身婢妾乃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
胡后遂卽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惡之於是立穆

氏

隋書曰獨孤隋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男郭沙羅因入其冢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青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隋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田是意隋所爲除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隋七言無有上不悅左遷出怨言上令高頻蘇威大理正皇甫緒大理丞楊遠等推案隨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猫鬼家隋常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我使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九

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多揚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背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宏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令以犢車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死除夕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追行猫鬼家隋未民而卒

又曰滕王瓚子綸當文帝世子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妾問之妾荅曰王相祿不允滕卽騰

也昆字足爲善應古沙門惠恩嘔多等頗懷占候綸每與
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
門侍郎牛宏窮驗之

又曰秦王俊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
俊由是遇疾篤含銀匙色異爲遇蠱未能遣使奉表陳謝
帝責以失德薨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
作脯擬賜秦王仄可置之靈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
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蛭蝮從柩頭出之窮之不見知妃所
爲也

又曰蜀王秀漸奢侈違法度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
子終恐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又令楊素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十

威牛弘抑述趙綽推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
手釘心令人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作檄文陳逆臣賤子
今專弄威柄陛下惟守靈器一無所知帝乃下詔數其罪
柳鑽杵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收楊諒神魂在華
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仍云請西岳華山慈
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漢王
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仍云西
岳神兵收楊堅神魂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汝何親也
滅天理逆人倫皆爲之不祥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
得乎

搜神記曰鄱趙壽有犬蠱有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

羣出吠岑後予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枯梗以飲之乃愈

兩京記曰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蟲異術常云一見婦人便卽能致煬帝嘗密使人竊之素宅深窳和朝奉詔其夜便竊以匿煬帝奇其能便詔素賜之唐書曰高駢傳云畢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惑其心以至族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五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主贊祠者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笑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部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六號辨九祭九摻

又曰小祝而掌小祭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旬祝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一

四時之田詛祝掌盟誼類造攻說檜榮之祝號

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宗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坊於農功子罕諸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聞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問於趙盞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門無門階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介遂吉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疑言於公曰吾事鬼神比于先君加矣今君疾疾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罷以辭賓公說先告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武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詔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疑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信國受其福祿祝史與焉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六

二

其所以蕃社壽考者爲饗君使也其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傾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劉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怨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媿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

言非諫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臣守

之澤之海鹽辱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偃介之關暴征其私丞嗣大夫強易其賄布當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秋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人詛若若誅於祝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關政毀去禁薄欽責已

又曰衛太子禱曰會孫蒯躓敢昭告皇祖文祖列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躓不敢自佚備持子焉敢告無絕萌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嬰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曰美哉壽也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爲君王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三

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復祝乎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澗然涕下曰願與吾終言之此言乃去前二言之上也臣聞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者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外篇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齋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不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言日遵並

大道那域康阜萬福之體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佞
之志引積文武之龍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
蒙德永承與天無極

又曰夫成君立祀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祭土而
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肥用豚嘉蔬清酒致敬
大神自今日以來福讀雨止堆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
靈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生民今天雨不止傷五穀如
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
繩索而齊之

史記曰楚大發兵如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諸救兵遺金
百斤車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之髡曰何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四

取玉笑曰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
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壺而祝曰甌窶滿筐汗聊車滿五穀
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
吳羣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
先况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嘗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
牽致有後無殃君臣生雜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
臣謹再拜伏稱萬歲上酒三觴勾踐仰天大息舉杯垂涕
嘿無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
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心力檢狹御府太官太醫

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奸竊者衆悅之案意刻覆無所避獲
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迫
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極枯之送淮陰密令渡瓜
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白魏時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
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療
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爲妃敕中使曰好
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
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
魯時寧武子無忘車下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五

靈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賈下外國深山中行
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
牽之下入澗中胡人急姓便大噴惡尋疏澗中惡鬼祝誓
呼諸鬼神下遠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鑣項脚
著大捩鬼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至門乃是鬼
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驅驢載物爲鬼所奪尋跡至
此須臾卽得其驢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
至四方者皆羅我網湯之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民間之曰德及禽獸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夾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卽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去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郢民持一豆無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于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亂多際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嘿然

新序曰寅中行將軍召其太祝而欲加罪曰子爲我祝亂令不精也犧牲不肥澤也威儀不謹敬耶齊戒不潔清耶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六

乃使吾國將匠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其德義之不足也今之圭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且舡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苟以爲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人祝不勝萬人詛國上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嘿然而慙

風俗通論曰案明帝起居注東巡太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車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洞右

掖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萬明帝賜錢二百萬

世說曰劉伶嗜酒其婦止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蔡邕祖饒祝曰今

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

神龜吉兆林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
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
蚩尤羣兵倉龍來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
居中厭伏四方往邦國長樂無強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總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封之
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嘆息愀然而睡夢西王
毋遣人披玄孤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
兵契信戰則尅矣黃帝悟思其符巨壇請而祈之祭以太
牢用求神祐須臾玄龜巨鼈循符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
黃帝再拜稽首親自授符視之乃所夢於黃帝佩之以攻
卽日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信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付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
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何二符皆
還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殿下有怪常有朱衣被髮持燭
相隨而走爲可劾不憑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憑以符攝
之使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之解

又曰仙人帛弟子孫真舅氏當墓路遠不得車馬和以一
函符與真誠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又

有厨供不可發此亟直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牛給車斤
送酒食卽到舅家以函著衣箱中真不知發函函有書給
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澤得符於鯉魚腸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狂風暴起猛擲符上便
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荅云南湖有遭此風
者兩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故符以止風

抱朴子曰劉安君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爲婦人蹙面
則爲老夫踞地則爲小兒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
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芳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一

八

傾魚化腸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
南郊憲在位忽乃向東北含酒三饌執法奉爲不敬詔問
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
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常有暴風從西
方來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
令記其日時後有客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
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郗氏家傳曰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

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曰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城火雨中酒香

佳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廷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驗果然

神仙傳曰欒巴爲尙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龍臨淵蹻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掇取著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資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淵中卽興雲雨也

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學微視術未滿百日夜見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九

天文及四鄰不復有屋舍籬陣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與語如平生念方思信道術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卽折弟子古彌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慈石提碁取雞磨針鐵以相和慈石棋頭置局上百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蟠之四道通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燒水則清斃箕止鹹取箕以內醬中鹹著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塞其孔置水卽浮

又曰燁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爲灰置楣上卽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芥反置甕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碩瓦甕中氣盡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流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取家祠黍以啖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丸合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殼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取亡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十

人衣裏磁石縣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卽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爲石也

又曰拔劍倍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羊畏狼

又曰燒木賣木賣酒人民自聚取大夫家木刻作人形朝

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蟲餌以丹砂陰乾塗女人身男合卽滅

又曰蝟膏塗鐵柔不折甌瓦止鳥鳴取甌底抵之則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鳩脰血塗頭不能起

又曰馬齧人取僵蠶塗上蝨卽止後不齒人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六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方術部十八

禁

幻

禁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壽光侯者

上也俗題云能劾百鬼
桃美丈夫

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半復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枚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少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僕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一

又曰徐登萬者閩中人也木女人化爲丈夫善爲符術

又曰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變失起

二人遇於烏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其以其術療病各相謂

曰今旣同志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吹

禁枯樹樹卽生萇

注云萇者楊之秀也

登年長炳師事之真尙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

皮脯爲足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卽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

安百姓不之知也炳乃故升弟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

據吾攻也據搏也炳笑不應旣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

船人不知之知猶許也俗本作者知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

亂流而濟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失背還自向輒致不得齊長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破必能禁無兵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楛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捧擊之被禁不復行打殺者萬計

蕭子顯齊書曰陳顯遠南彭城人顯遠出杜姥宅大戰被賊矢中在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中姬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焚顯遠目中鏃出之

又曰顧歡弟子鮑靈殺門前有一株樹本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動印樹卽祐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訢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二

求哀歡往村人爲講老子觀地作獄有頭見狐狸龜龜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瘳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與崔郎私通子武悅之牽其衣裙微有裝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至明訪問乃是山神遂往詞中觀之傍盡女容狀

卽夢中見者裝裙尙存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

疾後逢醫禁之乃絕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合禁之遂爲双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唐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傾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勉法善曰此皆魅病於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崇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舩往建寧泊在

渚坎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童者鬼卽稽顙云實不知是楊使者童便救使乘舩飛迅駛有過帆猛至縣乃遣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容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開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兒所盜乃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羣兒俱到呪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會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打向口中卽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仰指之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逢青呵問何

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知是青因此從兵使錄夜行人青亦叱從行之神曰皆縛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馬皆不得復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謂在此都督曰事狀如此行人曰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動可報余家家人知之往叩頭起謝青自說作宵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解遣昨宵所錄夜行人還去都督及得去其後衣服行每見人行先通問非嚴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北舍有陳姓者失其姓名嘗罷尉出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乞求拜見方平遣人引前與說此人便得隨從驅使比放蔡經方平曰君且起何日方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四

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敘不比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以地上王者之職臨去以符併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合君慶世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歲也可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心中疑其祟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救社吏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弟子行其符不効也

抱樸子曰治金創以氣吹之卽斷痛登山蛇虺毒蠱蟲人

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或數十里便延治之士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吾右手記識其時後校問之卽時愈

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一禁里中居人炊之不得蒸以氣禁樹上羣鳥卽墮地又以茅上爨煮雞糵而茅不燒又禁刀茅以刺人腹以樵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採取錢而乎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說文曰幻相詐譎惑幻人從文予

周書曰無或幻張爲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憐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五

又曰安帝弟作九賓樂有含和賓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魚噉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邀戲於庭炫耀日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物易形以幻誑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入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謂郭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弗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合人之賤買此婢復爲符投升中數千赤衣人皆久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而去

後魏書曰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也引
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陷皆血出淋漓數升或盈以
草藥令嚙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
皆驗

崔鴻北凉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
奇伎

北齊書曰由吾道人瑯琊人也初晉陽人甚明法術爲人
傭力無識知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士將
法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爲天官所謫今滿
將歸卿且送我至于汾水乃至汾河值水至道人乃臨水
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七

十六

至遼陽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卽成大坑猛獸遂走
唐書曰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
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
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
宜並遣發還蕃弗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
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四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蠲石不碎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爲起
中天之臺鄭衛奉承雲之樂日日獻王衣月月薦王食幻
人猶不肯舍乃攜玉至幻人宮稱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
所納皆非常人閒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

悅遂肆之遠遊

西京雜記曰全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能刺蛇御虎佩赤金爲刀以蜂繒東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術見遂後畫地爲江河掘土爲山岳噓呼爲寒暑嗽噴爲雨露土亦卒與諸士俱去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晉咸寧中爲涇祠妖幻署器百官又以禾自鑿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感京師翁習收而斬之

又曰上虞孫援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復出民間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七

治人頭風流血滂沲噓之便斷創又卽斂虎傷蛇噬煩毒乘死禁護皆差向空長笑則羣鵲采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三十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約鎖枷鎖爲重復明日已失所在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夫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之吐火所在士人聚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客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以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旣而還取續之坐有傾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體時人多異疑以爲幻陰乃試之其所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

鑪合之再三吹呼而已張口火滿口中因就藝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燃消糜乃盡及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解舍刀吐人珠王金銀說其所受師曰白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荅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籠不便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便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旣行數里樹下佳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飯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腆亦辨乃呼擔人來食未半語擔

人曰我欲婦人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弗道之婦便口中出一美丈夫共食籠中使有三人寬及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怪恪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耶至其家有好事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卽作之畢馬還在柱上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

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飭百姓窮者當時
便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
三牲積薪燃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竟紙燒盡而開形體衣
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祠王當酒行爲王刷頭簪荷葉
爲帽與王亦當不覺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坐驚駭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伴死日陷蟲爛故知
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
蠻南城有飛頭之夷非爲幻也

孔何七引曰弄幻之時因時而作殞瓜種菜立起尋尺投
芳送臭賣黃售白天興雲露畫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三十七

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